

# 从广成泽到广成驿的历史脚印

●刘钰山 / 文 郭营战 / 供图

2021年1月7日，我们文促会的同志们冒着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，在郭鸿志、彭志彦的带领下，对位于汝州市临汝镇和温泉镇交界的崆峒山、广成关遗址及广成泽徐桥现场考证。

难得的激动战胜了刺骨的寒风，仅隔一天，我又同郭鸿志和《今日汝州》记者郭营战一起，专程对广成泽全面考察。车子从庙下、临汝镇一路向西，奔蔡店，穿陶营，过内埠、大北西、草营、罗营、范滩，再折回温泉镇的徐桥村，沿途实地考察，采访老者，寻觅汝州古老的文化地标——广成关留下的雪泥鸿爪。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家里，查阅典籍，探微寻踪，研究由广成泽、广成苑、广成关、广成驿蜕变过程。那漫长而又绵延的华丽转身，尽管已经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尘埃，但它的确实存在并且从古至今成为汝州的一个文化符号，镌刻在汝州广袤的大地上。我们有责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，认识它深邃的内涵。

## 古老的广成泽

广成泽因轩辕黄帝访道广成子而出名。《庄子·在宥》曰：“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，故往见之。”宋代文学家、史学家刘敞在他的《崆峒山赋》序云：“临汝西有崆峒山，其下即广成泽。按《庄子》：黄帝闻广成子居于崆峒之上，故往见之。庄子虽多寓言无实，然此崆峒，广成适皆同处，意其真有所谓广成子者也。又，大隗居具茨之山，黄帝至襄城之野而迷，皆于崆峒相近，事未必皆虚也，予因作《崆峒山赋》。”

刘敞，北宋江西樟树人，庆历进士，历任曹州、兖州、亳州、蔡州知州，官至中书舍人，曾协助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任副主编，负责汉史的编纂。他在洛阳治学之余，曾亲自到汝州实地考察，写下了《汝州留诗·五马来时照路傍》和《崆峒山赋》。作为一位严肃的史学家，他对黄帝问道广成子的考证是值得信赖的。

明正德《汝州志·山川》：“崆峒山在州西六十里，上有丹霞院，即广成子修道之处，今有墓存。山下有洞，旧时传洞中白犬往往出游，故号小塚为玉狗峰。上有广成庙及崆峒观，下鹤山有广成城。”

《河南通志·汝州》载：“崆峒山在州城西六十里，广成子隐此，有墓存焉……庄周述黄帝问道于崆峒，遂言游襄城，登具茨，访大隗，皆与此山接壤……升仙石，在州西六十里丹霞院内，广成子飞升处，石上有双足印。”

黄帝问道广成子，传说不只汝州一处。有人说，广成子一生修道，足迹应该遍布天下，不可能拘泥于汝州一地。此说似有道理，但通过史籍记载和古今学家的考证，轩辕黄帝造访汝州崆峒山问道广成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
汝州先民们为纪念黄帝的谦恭俭让和广成子的广德博学，将崆峒山下泽域命名为广成泽由来已久。在上古时代，由于汝水和伊水两条河流都倾泄汝州，故汝州之地曾是浩渺的汝海。民谣：大禹治水时“打开龙门口，撒干汝阳江”，其实撒干的是流向汝州的伊河水，汝海水消而陆地显现。但由于汝州西面地势低洼，西来的牛涧河、临汝镇北边的暴雨河和从邓禹流过来的南河汇聚在崆峒山下，仍然形成辽阔的水洼泥沼。从地质的沉积结构和山川地势来看，广成泽应该绵延至汝阳的陶营和内埠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人们仍口口相传着“内埠滩”和“范滩”风雅地名，由于内埠地处广成泽滩涂，其他农作物难以生长，而所产的“黄罗伞”高粱闻名遐迩，成为内埠的地标性农产品。

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汝水》有明确的记载：“汝水又东，与广成泽水合。水出狼泉山北泽中……其水自泽东南流，径温泉南，与温泉水合。其水东南流，注广成泽水，泽水又东南入于汝水。”已将广成泽的源头以及流入汝水的过程介绍得非常清楚，同时也说明广成泽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

## 皇家御苑广成苑

东汉建都洛阳之后，把广成泽辟为皇家苑林——广成苑。东汉文学家、史学家班固《东都赋》云：“皇城之内，宫室光明，阙庭神丽；都城之外，因原野以作苑，顺流泉而为沼。”此处的“苑”指的就是广成苑。

东汉大文学家马融为规劝汉安帝重视武备专门写了《广成颂》，极尽比兴铺排之能事，对广成苑作为皇家御苑的历史大加赞赏：“是以大汉之初基也，宅兹天邑，总风云之会，交阴阳之和，揆厥灵囿，营于南郊。”他不仅描绘了广成苑的草、木、虫、鱼、鸟、兽的自然美景，而且对“蒐狩之礼”大加渲染。“蒐狩之礼”是自周朝延续下来的天子、诸侯的田猎仪式。《周礼》对“蒐狩之礼”有明确的规制，分为“阅兵之制”和“田猎之仪”，前半部分是教练和检阅之礼，后半部分是田野演习之礼。马融借用枚乘《七发》的讽喻手法，规劝皇帝保持东汉王朝的赳赳武风，给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等少数民族和贼寇以震慑，表达了他的忧患意识和企求政治改良的美好愿望。

根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：东汉永初二年（公元108年），汉安帝下诏，把广成苑的地借给贫民垦种度荒。汉顺帝永和四年（公元139年）十一月，汉顺帝到广成苑巡视。汉桓帝延熹元年（公元163年）十一月，汉桓帝“校猎广成苑”。汉灵帝光和三年（公元180年），对广成苑进行了修葺。光和五年（公元182年）十月，灵帝“巡狩于广成苑”。

据史书记载，周平王迁都洛阳，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汝河流域，并在今汝州的临汝镇境内设广成关，形成都城洛阳以南的第一道防线。公元26年，光武帝刘秀封大将邓禹为梁侯，命他守广成关，邓禹死后就葬在广成关附近。今温泉镇邓禹村就是以邓禹命名的。

东汉末年，黄巾起义爆发。为保卫都城洛阳，汉灵帝设立洛阳“八大关”以拒之。

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载：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黄巾军起。“旬日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诏敕州郡修理攻守，简练器械，自函谷、大谷、广成、伊阙、轘辕、旋门、孟津、小平津诸关，并置都尉。”

都尉是汉代郡的长官，作为郡太守的副贰，掌管一郡的军政事务。东汉末年，军阀混战，以郡都尉割据治民，甚至不设行政长官。汉灵帝为抵御黄巾军，设洛阳八关，置都尉。一是提高八关的防御级别，二是对八关地域实行军事管制，以此来保证京都的安全。

关于广成关的实际位置，由于时间久远，地面无任何遗址可寻，所以众说纷纭。一说在临汝镇的虎掌洼，又说在汝阳的紫逻口，郭鸿志通过多年探访研究，认为就在崆峒山下。我们文促会网友一致认同。

关乃隘口，必有险可守。虎掌洼一马平川，没有险要之处，不具备建关条件。而紫逻口远古时只是一个狭窄的水口，地势偏僻，且无热闹过的历史迹象。东汉时荆、襄、宛进京都，那里不是必经之地。试想，如果汝州以东以南的客商官驾去京都洛阳，放着官道通途不走，却绕道从临汝镇南折，涉广成泽，到紫逻口，再转回来度泽入洛，没必要绕这么一大圈，两次渡水，又回到原路，实属徒劳。况且古代关隘必建于交通要塞，紫逻口也不具备建关的硬性条件。

而崆峒山下的鹤山，远古为汝海孤岛，后为广成泽北岸，一段丘陵后直靠西北长虫山、娘娘山和暴雨山，南面广成泽紧

唐开国后，进入经济发展时期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，广成关的军事功能渐渐淡去，所以就把广成关变成了广成驿。驿站是古时专供官府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、补给、换马的处所，相当于现代的服务区，但有兵卒守卫。

唐朝邮驿设遍全国，分为陆驿、水驿及水陆兼办三种，驿站设有驿舍，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，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管辖，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4人，各县由县令兼理驿事。

唐代诗人郑棣，沧州人，官至宰相，后被弹劾贬江州，路宿广成驿，曾作《贬降至汝州广成驿》诗：

近郊凭汝海，遐服指江干。



昔日的广成泽如今成为大片良田

## 雄踞京畿的广成关



东汉洛阳八大关之一的广成关

依狼皋山。茫茫广成泽自西往东阻断了往来行迹。泽中唯留一条南来的官道，与东北而来的官道交汇同至鹤山下，在此处建关合情合理。据采访和实地考察，广成关就在崆峒山西侧的二架山与三架山和白家坡之间，关门朝南。

临汝镇菜园村文物保护志愿者张春光先生，2018年曾组织对二架山和三架山之间的地形进行过实地勘察，发现地下一米以下有4条4-5尺宽的砖铺甬道，长度达300米左右。如果此处仅是驿站，至多有来往的两条甬道就可以了。只有关隘

前才有车、马、人行的各种通道。况且离广成关600多米，在崆峒山下，传说有一条东西太平街，是广成关前的一条商业街，这里商贾云集，酒肆、旅店、饭馆林立，来往行人络绎不绝，都在这里打尖小憩，过关勘验。现在已是一片“瓦砾地”，这是菜园人对太平街的特殊称呼。我们在“瓦砾地”考察时，捡到不少经过土地深渍的老瓦片，厚约30毫米左右，这绝不是明清时期瓦片的遗存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广成关就在鹤山下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。

## 唐宋元明清时的广成驿

尚忆朝朝贵，方知失路难。  
曙宫平乐远，秋泽广城寒。  
岸苇新花白，山梨晚叶丹。  
乡关千里暮，岁序四时阑。  
函塞云间别，旋门雾里看。  
夙年追騷雅，暮节仰鹓鸾。  
疲驾劳垂垂，羸骖倦赧赧。  
将调梅铉实，不正李园冠。  
荆玉终无玷，随珠忽已弹。  
晓装徒巩洛，夕梦在长安。

北上频伤阮，西征未学潘。  
倾车无共轭，同派有殊澜。  
去去怀知己，何由报一餐。

宋朝驿卒由兵卒担任，规模不如唐朝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说：驿传旧有步、马、急递三等，急递最速，日行四百里，唯军兴用之。

元朝疆域辽阔，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，于是强化了驿站制度，时称“站赤”。马可波罗所著《马可波罗行记》记载：“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，每隔二十五迈耳(mile)，或三十迈耳，必有一驿。无人居之地，全无道路可通，此类驿站，亦必设立。”

明朝更另外设立了递运所，加强了物流信息。京师设置会同馆及乌蛮驿，供于赴京公干或者朝贡人员居住。

清朝设驿站共计1785处，京师设皇华驿，军机处公文上有如注明“马上飞递”，规定日行300里，假如遇到紧急情况，可以日行400里、500里，甚至600里不等。

广成驿，从唐至清，一直是宛洛古道上的重要驿站。从广成驿至南阳分为二路：其一，由广成驿经汝州南行，至龙兴县(今宝丰)馆，西南行至鲁山县，途经鲁阳关至清阳馆(今白河之阳)，向南过方城县至南阳县(今南阳)；其二，从广成驿向汝州东南行，沿汝水北岸至神龟驿(在今郟县县城)、长桥驿(今郟县东南长桥)、襄城县驿、叶县驿。从叶县西南行，经由南阳盆地东北伏牛山隘道，抵方城县驿，再西南行至南阳县驿，与南路合。

完成了对广成关的考察，我们一行人站在丹霞观前合影留念。在凛冽的朔风中，我望着南面的千顷平畴出神，这里曾是烟波浩渺的广成泽，岸边的芦苇青青，芷兰和香草郁郁葱葱，一群白色的水鸟贴水飞过，张开的翅膀带起片片涟漪；广成苑内，林木森森，彩旗猎猎，马蹄声脆，响震带啸，狼奔豕突；广成关的太平街上，酒旗斜竖，叫卖声喧，过关的迢迢长队中，人们挟着包裹提着行李，徐徐而行……

可如今空旷的原野，再也不是泽乡水国，只有那牛涧河宛如一湾清泉在潺潺流淌，村落星罗棋布，白垩粉壁，分外耀眼，青翠的麦苗铺展着无尽的绿色向远方延伸着……真可谓逝者如斯，沧海桑田。但广成泽、广成苑、广成关、广成驿这一串沉重的历史音符，时刻回响在我心灵深处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。